

與父同車時，不論誰是駕駛，父親不太能容忍迷路，幸好科技文明世代手機能安置導航系統，導航飛彈般地定位目標，以紅線顯示前進方向。

於是，我少了自行找路的樂趣。以前幾次獨自開車，倘若時間不趕，會看一下紙本地圖，約略知曉方向後便「走著瞧」；偶有幾次夾路荒煙蔓草人煙稀少，發覺不太對勁，便再尋思它路。有次從娘家宜蘭開車北上，艷陽天的晴空，讓我抵達台北後、繼續駛往烏來濛濛谷兜風，那天以為自己熟悉路線便沒有開啟導航，迷路後反倒發現一家別緻咖啡店；有次想到北投溫泉博物館，繞路過程意外發現木造建築圖書館，屋身圍上一襲草木圍巾，屋前整排透明落地窗，那天我改變行程，窩在館內靜靜看書享受清幽。

倘若講求準時與效率的父親同車，便會指示開啟定位系統。幾次載著父親沿北宜高速公路往新店方向行駛，車上不斷響起導航指揮路線的聲音，包括車速、方向、前方是否有測速照相。依賴導航時，我的眼光多只能在手機螢幕及車窗前方景色間來去。偶爾，對聽從軟體程式指路的行為嗤之以鼻，對父親說，北宜高速公路已開不下數十次，路線嫻熟地彷彿我便是當初的造路始祖，想突破導航框架拘束，試著冒險、證明自己有方向感，結果車子偏離導航路線時，軟體機械式地叨唸：「如果可能，請迴轉。」父親也同時大聲指揮：「迴轉迴轉，你開錯了。」他的命令與導航軟體聲間雜，不斷重覆，直到我聽進建言。

我這駕駛很孬，手握方向盤，卻無指揮權，有時我們北上時導航明明繞遠路，父親仍要我聽信軟體。開車時最忌諱車內吵架，有次與父爭執，一個閃神，自家車和旁車來個法式熱吻，於是與父同車時，我學習開車、閉嘴，導航頂多走遠路，但不會走錯路。

著實想念獨自開車，倣效遠征大洋的冒險家哥倫布，仰賴自己對方向的敏銳，不必仰賴軟體，憑著憧憬及腦中對目的地的粗略印象或想像，此時血液澎湃、心臟鼓譟，連車窗打進的光在皮膚上點跳都能引我開心微笑，沒有規範框架，我可以選擇舊路，也可以繞去未曾走過的巷道，覺得選擇權在自己掌中，每一步都是成長。

未有手機之前，父親不論是正駕或副駕，他就是導航，明明方向不對，仍必須以他為尊；我開的方向不論正誤，經常被他反駁。幾次，載著父親前往礁溪飯店，我記得目的地是往火車站方向，父親一再重覆是在車站的反方向。

向來，父親對我想走的路也是如此。中學時，我想走繪畫或寫作路；大學畢業後我先返鄉工作兩年多，繼而想到台北繼續進修，父親勸說在宜蘭工作，環境單純，不必花錢賃居，都會台北食宿開銷甚大，人際往來及環境相對複雜；工作數年後想出國讀書，父親認為應該安份待在國內，謀個公職定下來，勸我人生不長，方向要正確。我曾反駁，張愛玲

說人到老時，最記得是年輕時走過的彎路；父親駁斥，那是浪費時間，他以喜歡的棒球為喻：看棒球時，最歡聲雷動的時刻是打者擊出全壘打、跑到終點本壘自得一分，所有已經在壘包上的跑者也都各得一分。「大家的目標都是本壘，打者多希望一擊便能直奔終點。」

於是，他從我青春期便重覆叨唸：「路是這條才對，不要走錯了。」至今已近三十載，他如同手機導航，直到我走向他指定的路，方才罷休。

我最常做的動作是皺眉、揉搓太陽穴，內心祈禱：三藏啊，求求你，別再唸了。

我大一寒假返鄉過年，圍爐那晚，母親說她成了男人。

她在我心中早已是性別翻轉：緊急聯絡人欄位，我填的是她；工作拚命、會開車、修電器搬瓦斯、帶老小看病，儼然一家之主。

父親罹患胃潰瘍，三不五時病發，常仰賴母親陪診。法律系畢業的父親並非軟弱無力回擊，與母親吵架常引用法源，搶得發球權，但母親深知晚點閉嘴才是贏家。

從小我常聽兩人天天吵，常幻想此地並非我的家，家在遠方或山的另一頭。我討厭他們點燃烽火時要我選邊站，這些火也燒掉母親的柔性，加上父親總拿病當擋箭牌，大小事全由母親包辦，父親索性喚母親「大ㄟ」，自稱小弟。有時母親忙碌，預先烹煮一周伙食，交代按餐加熱，父親要我開罐頭就好，洗了幾天碗盤竟得了媽媽手；母親長年接觸洗潔劑，凍瘡脫皮的富貴手紀錄著勞碌編年史。有次返鄉，汽車冒煙，父親翻找拖吊車電話，母親撬開引擎蓋，戴上手套拿塊厚布，旋開水箱，不久車子重新啟動。母親說她嫁的人是客廳水晶吊燈，擺設氣派好看，但擦起來麻煩易碎，不如她這盞日光燈實用。

對丈夫失望，母親把期望寄託在我身上，嚴格規定不准哭、忍耐痛、不玩娃娃、功課行為未達標準，打罵即來。有次我壯膽表示剛柔不必截然二分，在她瞪視下，後半截話哽在喉中。著實認同父親為母親取的外號。

母親教我品酒與麻將，說男人會的都得學，她酒量不錯，牌技不佳但牌品優，把外婆叮嚀「雞公啼應該，雞母啼著抓去刮」這句女人要低調的話拋諸腦後。

大舅媽常抱怨先生是世上最會裝笨的智者，口頭禪是「我不會」；常與父爭吵的母親挺身說婚姻是夫妻合夥開公司，具患難道義情，一人不會，另一位就多擔待，協力不讓公司倒閉。

我大一上學期結束、返家過節時，年近半百的母親提起經常盜汗，將齊肩捲髮剪短成赫本頭，棄裙裝改穿西褲。那時我不知道她卵子即將告罄，只是每日聽她抱怨每晚失眠、熱潮紅，全家情緒跟著升溫，我天天忍耐著父母兩人舌尖吐出的利箭。不久母親被診斷骨盆長腫瘤，她跳過「小弟」，自行辦妥住院手續，我問是否找父親前來，「你卡有用啦。」她約莫想起之前高燒住院，需人攙扶如廁，卻搖不醒睡沉的父親。

母親很少哭，手術只悶哼幾聲。她叮嚀青春期的我少吃冰，說自己的女性賀爾蒙濃度已稀釋成清水，嘴角冒絨鬚，似乎真的性別顛倒了。

母親術後靜養數日，把生理用品全堆到我的房簡，她的卵子存摺已提領一空。我明瞭她說自己步向男性的這些日子、身心內外的衝撞，心情時如陡峰偶如窪谷，對常出走的睡

眠發出逮捕令，所以我盡量順著她。有時她脾氣噴發，我在家裡顛巍巍地躡足而行，悄聲收拾行李，隔天藉口大學有事，必須搭車北返。

我仍是維持一個月返家探親一次的頻率，往返過程漸漸發現生理上女人性徵漸無的母親，與父外出時，不像以往自行快步走在前頭，她學會等待，父親湊前想牽手時，她的手約略掙扎，忸怩地說「三八」，然後緩步同行。

升大二那年暑假尾聲，我買好火車票即將回台北宿舍，那天清晨，重擊門窗的兩柱聲驚醒了我的夢，二十年屋齡的老家西側沒有遮雨篷，一下大雨，滲入牆的水不斷地由不甚密閉的窗縫、窗框噴進屋內。氣象報導，原本只是掃過本島的中颱葛拉絲直撲宜、花而來。由於台北有個營隊必須主持，我想即刻北上，父親的臉寫滿憂心，母親反而勸說家鄉宜蘭災情比台北嚴重，風雨大，時不時又有強震，還是北上為宜。

距離發車時間尚有數小時，我和姐弟幫忙拿防颱板，父親依慣例在主臥室前召集全家戴上平安符，因為它是「可以帶著走的神明」。

此符是每年颱風肆虐前、父親到三星鄉廟宇求來的，黃符紙摺成六角形，上有紅黑筆畫，裝在黃底塑膠套，用紅棉繩串起。風災前戴符，這習慣自爺爺那一輩便流傳下來。

我家是兩層樓，位於緊連的四幢屋子最左邊，前方蜿蜒一條水溝，左側是空地與稻田。葛拉絲的風速已達強陣，屋外不斷發出「碰」、「喀啦」巨響，二樓傳來父親的急吼：「家裡曬衣架及竿子，全被吹到隔壁的鐵皮屋頂了。」父親奔出，交代我穿好雨衣，隨他到屋頂收拾電視天線，姐弟兩人合力從倉庫拿出防颱板。

一切彷彿大敵來前的備戰狀態，我們聽著廣播，氣象局宣布颱風風速、停班停課情形及災情。那時我和父親到頂樓合力收天線時，看到騎樓前方的行道樹在狂風肆虐下，彷彿最高轉速的雨刷。葛拉絲來得又快又急，似乎警告我們原先的輕忽。收聽廣播時，父親反覆詢問平安符是否戴好？彷彿頸間繫著的紙符比門窗關牢鎖好更重要。不能說父親迷信，他想以全家掛符集氣祝禱，祈求狂風暴雨不要帶來損害，雖說堅固的防颱板加裝在上鎖的鋁窗外頭，才能將家築成穩固的雕堡，但那只黃符是父親篤信會平安的心靈盾牌。

父親難掩對我搭車北上的擔心，不斷祈禱火車停駛，我則是萬般掙扎，營隊事能託付別人嗎？但暴雨來襲，北上之路相當堪憂。後來約莫是早上十點半，廣播傳來：瞬間風速達十七級以上，據說十六級風速能將行道樹連根拔起。

父親交代我將門外機車、腳踏車遷入屋內，一開門，撐開的傘骨即被吹折，驟雨來襲，物品落地的乒乓聲不絕於耳，鄰居種植的紫薇，有些枝幹斷折，有些莖葉被風捲起飛掃，當我關上大門時，啪啦幾聲，斷裂的紫薇枝幹撞上家裡一樓的鐵欄杆。

我走到廚房，想洗去手上的機油時，「淹水囉，水入來厝啊……」聽到母親尖喊，我顧不得雙掌的肥皂泡沫，奔至客廳，水漫進一樓磨石子地板。突然啪的一聲，燈隨即熄滅，也捻熄了我想北上的念頭。

我們早已熟知手電筒放置何處，父親捲起褲管，依慣例拿起盆子舀幾瓢水，靜放十秒，「水無濁濁，免驚。」他教我們，水若清澈是雨下得太急，排水不利，才導致雨水灌入；若水濁黃，上游水庫或堤防多半潰溢，得收拾行李搬往親戚家。水用它的表情，告知我們吉凶。

水不斷地由客廳門縫漫入，母親拿十幾條抹布試圖堵塞門檻下方溢入的水流，姐姐指揮大家將地上的鞋、報紙、父親老家送來的蔬果往二樓挪移，有好幾圈切面的冬瓜下緣已浸在水中，我趕緊撈起，放到二樓樓梯平台。轉瞬間水已漲到腳踝，父親叫全家先到二樓待著，等水退了，再來大清掃。

我們蹲在樓梯轉彎的平台，看著客廳地板浮起父親的鞋拔、母親常搖曳的團扇、我們姐弟去美濃親手做的油紙傘……，全家靜靜盯著一樓滲入的水，聽著擊打在屋壁、門窗上的風雨，有瞬間，我誤以為是漂流在海上。我們將收音機裝好電池，聽著廣播傳來：宜、花部分交通路段損毀，宜蘭冬山國小禮堂屋頂全被掀起。

先打破沉默的，是父親，他慶幸我沒有獨自北上，接著提及已有百年屋齡的三星鄉老家，遇到風災水患時，最要緊的是將一樓的棉被扛在肩上，除了怕被浸濕，也擔心屋頂若被強風掀起，頭部還有個防護罩。

我問父親，老家那些雞鴨如何搬遷？父親嘆，無法搬，一切看老天安排，辛苦種植的蔥稻也付諸流水了。父親老家務農，因生活窮困，屋子多用材枝、竹林簡陋搭建，四周全是水圳及田埂，一淹水，竹造房子完全無法遮風蔽雨。父親後來在羅東鎮上任教，他提及一位在蘇澳南安國中任職的朋友因颱風來襲，學校被迫遷址多次，民國四十九年「雪莉颱風」侵襲，教室屋頂倒塌，教具、圖書被吹毀，損失慘重；隔年，受災校舍修復好後，又遭「波蜜拉」颱風肆虐，受損情形更為嚴重。幾天後，強烈颱風「瑪莉」又來襲，校舍被毀過半，校方終於下定決心遷到附近山上。

「雪莉颱風……好熟。」我搜尋腦中記憶時，父親說，就是當年釀成八一水災的禍首。我想起來了，課本提到八一水災的前年，便是肆虐中南部的八七水災。父親說，八一水患讓老家三星鄉稻田成了水鄉。

「不過，這沒有我小時的一場水患可怕。八七和八一水患，導致島上中南部災情慘重，我們宜蘭老家最可怕的反倒是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我們望向聲音來處，父親在我右側，但聲音彷彿好遠好遠，配合他語出的年代，我們被低沉嗓音拉進了父親八歲那年的水患。

三星老家位於蘭陽溪中游附近的二萬五村，全村一百多人，沒有市集、小學、藥鋪，父親總要走好遠的路到一里外的紅柴林村上學、採買民生必需品。紅柴林是當地市集，人

聲沸騰，不同於二萬五村的僻靜。父親最喜歡用麥芽糖捏製十二生肖的一個攤位，看著小販用竹籤挖勺麥牙膏，左手用剪刀這修那剪，一隻動物就靈動地完成了。父親說沒錢買糖果吃，光用眼睛看，就飽含糖味了。

一天，正值夏夜，父親僅著汗衫睡在大通鋪上，空氣悶熱地一如往常，誰也沒嗅出災難正要來襲。睡夢中，「大水來啊，趕緊起來，淹大水啊……」，父親起先以為還在夢鄉，眼睛一睜，卻已回到現實，全村停電，黑暗中瞥見大水湧進泥地，水漲到小腿肚高，鞋子、扇子、板凳載浮載沉，大家驚慌地不知是否要逃命；爺爺喝令大家鎮定，舀幾瓢水凝看，皺眉說，慘啊，水濁濁，上游堤坊一定崩塌了，全家先到後方倉庫的半樓仔避難。父親有九個兄弟，六個姐妹，爺爺叫大人小孩一律戴上從村裡廟宇求來的平安符，說萬一大水來襲，帶著符，神明能保全家平安，逃難時走散了，神明也會指點迷津。

年幼的父親隱身在半樓中，手牢抓著年紀最相近的六哥的手臂，暴雨狂風掃過不甚堅固的四合院屋瓦，斷枝石塊衝撞木製門板，聲音如鬼魅叩門、閻王催命，看著桌椅、犁田農具一一漂起，父親覺得即使家人在旁，命運也如眼前物件般漂浮不定。

大水過了一天才緩緩退去，家中女人負責清掃黃泥，刷洗被汗水浸泡整夜的被單；男人們上紅柴林採買民生用品。因學校停課數日，父親也跟著兄長們去市集。一路上，黃泥水尚未全散，蠢蠢欲動地似乎想伺機再起，沿路淹死的雞鴨豬隻到處流動。

那天是颱風走後的隔日，天氣炙熱，到處揚風飄沙，父親眯起雙眼，尚未到達目的地，卻先聽到零星哭聲及警車鳴響，哪裡還有往昔搭著帳篷的市集？水上漂的是小販營生的搭台架，許多箱子、鍋碗到處游動，本是市集擺攤的彈珠台、抽抽樂、攤販車四散。父親到昔日攤位前，看到熟悉的煮麥牙膏鐵鍋陷在泥濘中，小販展示動物的木製台子只剩一塊板子。當時沒有電視，父親只能拼湊警察及老一輩的說法：因颱風來襲，蘭陽溪上游山洪爆發，圍堵洪水的八王城堤防崩塌，溪水氾濫，大片黃泥將紅柴林的房子掩埋，多人慘遭活埋，更多人溺死。那夜，三星鄉整片灰茫茫，紅柴林村一夕間被淹沒，近百人喪生。

父親頓了頓，說，眼看田園、市集被泥沙沖蝕，他偶爾會和六哥去河床採摘的菅芒也被泥沙覆沒。眼看溪水浮著上游沖下來的屍體，有些只剩上半身，有的手腳不全，父親驚怖地轉過臉，不敢再看。他聽鄰居轉述警察協助人們認屍，嚎哭的親人趕到現場這翻那搜，尋找熟悉的形體與衣物。在警察、民眾忙亂時，轟然一聲巨響，夾雜著民眾的尖叫，原來有間土塙厝應聲倒塌、橫躺在河床上，濺起極高的水花，大家嚇得飛奔走避。那天的人世哀景，讓年幼的父親心驚地牢牢握緊項頸間的平安符，低喃神明保佑、神明保佑。「……後來幾次颱風，雪利、貝絲，紅柴林也陸續淹水，大家受到教訓，已搬到離溪水較遠的地方。」

父親的回憶同葛拉絲的風雨一樣可怖，我摸著紙符，想像父親小時親身經歷的水患，

他要我們佩戴此符，比保佑平安有更深層的含義。

記得小學時曾看歌仔戲《白衣童子》，女主角許秀年的唱辭我仍記得：「當年岷江大水災，一家五口拆分開，雖然事隔廿一載，此事常掛在心懷。」女主角因水患，與兄長離散多年，最後藉著隨身佩戴父親雕刻的信物，兄妹才得以團聚。聽著外面風雨嚎哭，我希望永遠不會因天災和親人離散，也不禁想起三星老屋裡常年忍受天災之苦的長輩們，從未對孩子輩提起這些往昔，每年回去祭祖時總叫我們多吃點、常回來，燦爛笑容，暖得讓我以為他們生活無風無雨。

我問起紅柴林災後的重建過程，父親說：「那時日本忙著二次大戰，哪有錢修理堤防。」他起身，從樓梯間的小窗見外頭風雨仍大，要我們休息一下，養足體力，等風雨小了，全家下來舀水。我盯著階梯平台上那一圈圈八叔自三星老家送來的冬瓜，不知老家菜園損失多少？靠天吃飯的農民，命運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次八叔招待全家下田體驗種菜趣，才知冬瓜田全是荊棘，但它的剖面卻白胖水嫩。

父親起身，下樓測量水位是否降低，看著他削瘦的背影，我聽見一樓傳來嘩喇嘩喇、水被雙足滑開的聲音。



「北迴鐵路隧道多，我怕黑，爸爸常將我緊抱懷中，輕哼歌謠，答應會一直陪在身旁，無論有光無光……」

這是我得到國小高年級作文比賽亞軍的其中一段。最高分者，文章刊在《國語日報》，且代表學校參賽，我這篇可選擇是否刊在校內刊物。當時小趙同學即將參加校際演講競賽，老師私下商量，我的文章能否不要刊登，當成小趙演講的內容？名為商量，實是交辦，小趙是教職員小孩。我默默接受，這篇虛構的情節也不想被父親發現。

小趙為了揣摩文意，幾個午休，聽我述說火車上親子互動與父親的神態，慈父形象被我的文字及小趙深情溫厚的嗓音點點拼貼。小趙得到佳績，演講實況被學校播放，我虛構的父親成了小趙的父親形象。

向來，我治療難過是憑藉想像遠離現實，常幻想父親慈愛，會與我扮家家酒。現實是，小五時，被診斷疑似地中海型貧血的我必須時常北上就診，火車駛進山洞時，父親不耐我的哭鬧，捏掐我的腿，啞隆行駛聲蓋過哭泣，窗影裡，鄰座可能會以為是父女間親密嬉戲。搖晃的窗外陰暗如夜晚，我催眠一切是夢，學習在悶閤的生活隧道中喘氣，將生活改寫得有滋有味，添加轉折。

我喜歡作文裡的慈父角色，如女媧般捏塑泥土，將父親臉龐揉成圓潤，嘴角上揚、笑眼如彎月。

升上國中，開始厭倦過去的虛假文章，轉而書寫真實父親。嚴肅的他是中學教師，當我成績、行為不合期望時，他瘦到顴骨突出的臉龐不怒而威，手中竹竿咻咻響鳴，不禁懷疑他將所有內力運到竿上，接著，父親叫我雙手上舉、跪在祖先牌位前。我投射在牆上的身影搖顫，炷香細長在裊裊薄煙中漸漸燒成灰燼，處罰才結束。好一炷綿長的時間。

後來，作文寫到與父共乘火車，過山洞時他掐捏哭鬧的我，文章總不得老師青睞，反而惹來幾趟家訪。老師相信父親陳述，認定我的作文添油加味，勸導寫作要平實，說我的公教家庭，怎麼可能演出八點檔噬血劇情。事後父親惱怒家醜外揚，對我杖責。

為了考上理想高中，老師教導書寫慈父賺人熱淚，才易搏得閱卷老師青睞，和諧親子版，寫與讀都較為開心，於是升上高中後，我筆下有個溫柔的父親。成年後，聽到有些人參加徵文比賽，會捏造親友身份，才知要虛構角色得寫小說。

我又回到真實寫作，在某文學營發表文章〈山洞〉，一同參加的同學反倒問，我描寫的父親和昔日溫馨形象不同，必定造假，田為虛構暴力才有機會上演親子糾結，文章更顯張力：「這是假的吧，為了文學獎金？」

由於我的卵子多數不成熟，品質不佳，只好先不考慮取卵及試管技術。我和先生約好，做完為期八次的不孕療程，倘若無果，就一家三口開心度日；可以當女兒玩伴的人不必然只限於小朋友，父母也可以是孩子一生的陪伴與玩伴。

那天，拿完最後一次療程針劑，我想起先生公司即將尾牙，我的衣櫃服飾不是過季、便是擠不進垮垂鬆軟的肉軀。租套正式禮服吧，聽說縫工細緻樣式典雅、口碑較好的店家多集中在中山北路婚紗街。

沿著此街找尋店家時，想起大四時、因選修課必需時常到北美館看展、收集資料，回程我常在中山北路二段下車，沿路散步，幾次曾和當時交往的他行經此路，有時閒聊志願，有時討論想在哪個縣市就業，那美麗櫥窗似乎是當時我畢業前忙著實習與畢業報告的一種美麗鏡相，明淨、高雅、閃閃發光。

當時婚紗店為招攬生意，除了婚攝之外，也推出畢業季沙龍照的方案，標榜畢業一生一次，讓自己做個永生難忘的留影。我們沿街到處看，後來挑中一間名為永恆攝影的店家，服飾、化妝及拍攝風格典雅，雪紡蓬裙、妝容淡雅、價格合理。後來，來此店討論拍攝事宜，看著櫥窗瑩光，被課業與就業壓得沉重的內心彷彿都透進了光。我和他想走具文青質感風，想到明星咖啡館外拍，接著便在攝影棚談起畢業後的工作，討論北市最適合居住的地方，如果家裡有個十坪大小的書房，想擺什麼類型的套書或佈置成小型電影院……。那店家、那條街在我心中，類似即將通向人生下一階的祕密甬道。

曾是重要座標的地段，怎麼後來變成了一個疙瘩？當時他面臨讀了四年的碩士論文卡關，工作面試又極不順利，身心失衡，幾次，我是雀躍地和攝影師討論拍攝風格，他呆坐在店內，臉色益發沉重。某天付完拍攝訂金，走出店家，他將肩上包包擲甩在地，吼罵：有時間拍攝，不如花時間幫他想想如何修改論文。

拍攝當天，只有我一人前往，許久之後才經由他本人坦承，論文壓力讓他無心拍照，但另一要因是來此拍照，不論婚紗或沙龍，都讓他想到尚未準備好要與人相伴，自由慣了的他不想被一段固定關係綑綁。從此，由此店輻輳出去的百來公尺巷道成為我的地雷區，我能避則避，總覺得重訪此地會勾起那段被爽約、沒有自信、全身總罩著灰黑布袋的闇黑過往。

在異鄉受了傷，我想回到母鄉療傷，大四課不多，那陣子我每週便搭車回宜蘭，順便一點一點地搬運行李回家。路途上常自問：是我的錯嗎？或是衰神附體，遇到了一個不對的人？因為沒自信，我走路常畏縮，心態老多了，彷彿那天從永恆攝影走出，身體內外已

爬上皺紋；走在這座城市，常覺得是路上行舟，浮沉水中幾至滅頂，得咬牙握槳才勉強靠岸；催眠自己「這是夢」，夢醒時就會由水面返回陸地，現實陸上，什麼衰事都沒發生。有天看到舒國治《水域臺北》，才知清朝時期這都市是湖泊，那麼我被爽約的婚紗店是四十年前湖中的哪個點？是否因為此地曾是水，折射出來的風景是人事姿態時，才會搖晃不定？現在的陸城臺北，是否再隔一甲子又會變成湖？到時M醫院還在嗎？如此變遷，如否隱喻著人與人的情分，上一秒在陸上踏實並行，下一瞬卻是搖蕩在水中、旋即被沖散？

找回自信的那段期間，天天默念：我沒有被丟下，而是學習割捨不適的人事。後來，勇敢地與當時漸行漸遠的他斷了聯繫後，我自疑自信浮沉多年，漸漸調適成面對傷心難過較能直視看待。

答應出席先生的尾牙，我想租借典雅服飾，憑著印象重走故地，愈走愈不對勁，那間地雷攝影店竟泡沫般消失，換成了新建大廈，我愣在原地，難不成被爽約事件是我寫小說太入魔、自行虛構的故事？詢問大廈警衛，這棟大樓何時完工？他忙著指揮車輛，以口哨嗶響示意不要擋到來車出入。

數十年前我在這座標上的點不見了，但人事物並沒有因為我這幾十年膠著在「倒楣」的執念上便停止不動，此區雖汰舊換新，但下一條路仍有我知悉的舊店家。此時深刻體悟，世間萬物不會由於我得意失落而改變、而停止運行，那些日子我頹廢難過停在原地、買醉，何必呢？應及早整理自己，拿回主控權。

我輕敲下一街巷那間老店的大門——F 巴黎婚紗。因為不是這家客戶，當下我結巴地語不成串：「請問……我有位老友……就是前面五百公尺的永恆攝影……」

「哦，那間啊。」彷彿是人事已非重話當年，老闆娘倒了杯茶給坐在沙發上挑選照片的新人後，嘆氣：「幾年前都市更新，你以前拍照的那一區，被建商收購，重新改建。」

「有他們的聯絡方式嗎？」

「不太清楚地，聽說他們想在別處重新開張，但不知詳情。幸好我們這區幸運地躲過一劫。」

我擔心影響店家做生意，不好意思續問，老闆娘熱心推薦我來拍個人照，說現在來拍照的人，獨身、同志、全家福、好友很多，不像早期只限於婚攝或畢業沙龍照，接著她好心地提供資訊：「聽說今年或明年，對面街道也要都市更新，其間在此紮三十年的老店——蘇菲亞婚紗也要搬了。」

蘇菲亞是當年婚紗街的天價攝影店，那時我們只能望店興嘆。

那種陸上行舟的不真實感又浮現出來，大千世界瞬息萬變，踩在地上總是搖墜，那麼

不踏實，此刻腳下的地磚，下個月再來，又會變成什麼呢？

不禁感慨，此地是當年我想走往人生下個階段的築夢點，此計畫雖然流標，二十年後，這些曾讓我極難過的地點，竟然一一消失，彷彿想從腦裡連根拔除這些記憶。我不是該高興嗎？這曾被我急迫想抹去的疙瘩似的地方，幻術般泡沫化了，成了一個我不說、便無人知曉的祕密，豈不正好？為何我全無欣喜呢？

此時，老闆娘又熱心推薦出租禮服，看了我的外形、身材，介紹禮服有千元及萬元計價的等級。問起尾牙有無主題，我搖頭不知，以為只是單純聚會，才知現在年輕人流行聚會主題，賓主得依主題選衣服飾品，如古裝風、異國風、法國宮廷風、夜店風……，老闆娘提醒，這些穿搭一定要適合自己的身形與氣質。

二十年前，我挑選了當時頗時尚的蓬裙、金鑲髮圈、厚重睫毛膏、眼妝要抹上厚層亮粉，口塗勃根地紅酒般的亮朱色，自以為跟得上時代，沒有與旁人討論這妝扮適合我嗎？沒有靜心思索我與他能攜手邁向人生下個階段嗎？兩人對未來是何種看法？

走完這地雷區，發現內心的疙瘩變得極小，多年來，我學到人和衣服、都要挑選合身舒適，然後讓這兩者在自己眼中、櫥子裡，永不過時。